



# 两个姐姐送咸菜

□ 方寸玉

在大别山东麓避暑的日子里，一天午后，我们几个淮南老乡，聊起吃咸菜的事儿来。我连襟李老师说，小时候吃的咸菜（笔者注：淮南人又叫大头菜）最好，可到现在我不会写这两个字；我说道，你教英语不会写正常，我这个教了四十年语文的也不会写呢，许是方言，怀远人叫waila。

作家曹多勇接着说，我也琢磨过piela这两个字，只猜出了一个，不过在农村，家家吃的还是辣菜多，那种大叶子的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淮南才有雪里蕻，比大叶辣菜好吃。听多勇说到这，我跟对面的妻姐说，1973年，你给我送过一碗雪里蕻，还记得吗？她微笑着说，不记得了。

我记得。五十多年了，一直记着两个姐姐给我送咸菜的事。

1969年初冬，我被选进淮南十五中基于民兵连，集中住校两个多月。早晨天麻麻亮就起床，列队、操练，晚上出校门很远，卧田埂扒

苏修美蒋特务，比上课精神。饭能吃饱，午饭是从家里带米在食堂蒸的，买三分钱的菜；早晚则吃从家里拿来的秫秫馍，或一层白面一层红薯面的花卷，在食堂馏热，用开水送下，没菜，虽说我哥当兵去了，干机修的父亲，69元的月薪养活一家八口还难；所以给我的伙食费，早晚连花半分钱菜票买点咸菜也不够。

周末回家，父母看我下巴尖尖，心疼地问我伙食。那年我已17岁，知道家里的不易，就说还好，只是早晚没咸菜吃，杂粮馍馍难咽。回校上课的第二天，早上七点多钟，我拿着盛开水的碗走向食堂，远远看见姐姐拎个布袋站在门口，瞧见我就笑吟吟地上前，从布袋里取出一个塞满咸菜的玻璃瓶给我，我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，只听姐姐说，她站在这里等我半个小时了。

从家到学校，快走也要半个小时，就是说，我的姐姐早上六点钟

就动身给我送咸菜来了。我拧开瓶盖，闻着青椒炒piela皮的香味，直咽口水。我姐在特殊时期是市中学生女子篮球队的主力后卫；生下女儿一年多，还像运动员一样好身材；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心里暖暖的。

再一个姐姐给我送咸菜，是我现在的妻姐，在亲姐给我送咸菜的四年后，于秋阳高照的一天上午，骑着她家的永久牌自行车，给我送来一碗雪里蕻炒肉丝。那时我在离她家只隔一条路的淮南一中，已当了十个月的见习教师，月收入26元，温饱已不成问题，可色香味俱佳的咸菜，还是挺诱人的。更重要的是这碗咸菜分明还表示对我和她妹妹相爱的肯定。品着美味，我在心里说，亲爱的叶同学，咱们成了：两个弟弟早就支持你，现在姐姐态度也明朗了，你爸妈不久也会同意的。果不其然，四个月后，身为正厅级干部却被赋闲在家的叶父，表达了

对我们的祝福。至今犹记，泰山大人只给我提了一个条件：一中是重点中学，不胜任的都要调走；你在政治和业务上都要过硬，不能被淘汰了。

兄弟姐妹间送些吃食这种寻常小事，在所有多子女家庭中，都会有吧？遗之者不当回事，后忘记，不稀奇。我调珠海迄今29年了，姐弟间常走动，彼此都没提过这件往事；在我，是不擅当面表达；在我姐姐，肯定也不记得了。然而，我却清晰地记着这两个场景，珍视这单纯而美好的亲情。

亲情，委实是一个人拥有善良正义、爱与怜悯之高格的第一级台阶。当然，成人之后，亲情重心转向配偶儿女乃至孙辈，此也正常；但人之为人，总得给手足之情留些位置才对。故，我鄙夷那些“阿于墙”的人和事。好在我们平均年龄逾古稀的五姐弟，在姐姐的榜样作用下，互相牵挂，时常问候，融融真情，足以值外人羡慕。

# 我们都在镜头里(组诗)

□ 陈芳

## 想起了，那片芦苇花

那朵花，像扎眼的一枚鹅毛  
漂浮在熟悉的地方  
我看到伤感的澧水河，倒在船头时  
乡愁出水的画面  
岸的深处，我想起那片芦苇花  
在外收割的那个霜冻之季  
一个被密封的夜晚，捂得手疼  
捂得荒芜人烟，捂得  
一个要义务出力完成“水利工”的年代  
这一截日子，男人女人像野草一样  
活得原始，爱得野蛮  
一片片倒下的芦苇秆，干净得  
像村民们的前半生，  
像我们白天黑夜的念想  
看到这朵花，如今在巷子的玻璃上  
很现实地活着

## 风，在村庄一撩再撩

风风撩了撩雾里的清寒，秋  
正扭头奔跑。岸边  
有的鸭子拍着翅膀，有的嘎嘎地叫着  
山峰的虎口，晨曦初露  
人与稻田，一片和谒  
发黄的枝叶，很单薄  
时间吹着口哨，把晒坪的谷粒  
逼了进去  
村庄一下子空空荡荡  
少量的绿叶，透露出心事  
坡地上的棉朵，从童年里钻出来  
如当年我钻的草垛  
不想着墨的屋后，偏偏那棵枇杷树  
枝繁叶茂，像被季节漏网  
檐下吊的一串高粱穗，麻雀  
正伺机而动  
石碾卧在那，盯着硬邦邦的日子  
唯有墙角漏风的簸箕，被孤立

## 村庄，像上了锁的仓库

夜，被月光浸了一下  
风摇了摇，云在乡村走失  
受宠的荷塘，留着一排排整齐的牙印  
听虫鸣的高低，谁也不服谁

躲起来的桂花，让热浪柔软了些  
散开的藤条，像即将上前线的勇士  
让村庄，像上了锁的仓库

一条河流里，有睡着的也有站着的  
隐秘的声线之下，梦  
正如痴如醉  
庄稼走了很远的路，使喘息妖烧了些  
憔悴的灯火里，屋顶上失真的瓦片  
像一张妖异的脸  
唯有月光，如此镇定

## 身后，是一笔带过的岁月

看着日子消失，村头村尾  
只有炊烟，才看得见属于自己的日子  
只有粮食，知晓存活的过程  
只有泥土，懂得一年四季的阵痛

看身后，是一笔带过的岁月  
有风无风的早晚，喊什么也没用  
青草，猪栏，灶台，绷得比链条还紧  
生活五味杂陈，谁也绕不过  
坡再陡，也得缓过劲再上  
景色再美，也不过是  
老农在乡村劳累一辈子的绝唱

## 我们都在镜头里

脚底下，水煮着岩石  
庄稼低着头，有些不甘的稗草  
老想扭转乾坤  
佝偻的老爹，在药桶的重压之下  
往前挪了挪  
几只蜻蜓在头顶飞来飞去  
像季节的花朵  
蔫了的瓜藤，跌落在山坡上  
几栋砖瓦房，时间查阅着  
脱离城市的几件女装，晒得很惹眼  
像高挂的喇叭  
多位老面孔，与更新换代的机械一样  
最终向解体逼近。我知道  
大部分农作物都将装进漏风的箩筐  
让五谷丰登、人间大美上镜  
然后，民间自娱自乐

# 秋江垂钓(组诗)

□ 章晖

## 厨房记

铁打成铁锅  
煮食。生锈的光阴  
由水洗净，流走  
我们掌勺  
火焰中有一张铁匠的脸  
紧张，专注  
他的手关节粗大  
似有千鼎之力，隐于无形之中  
一口锅，带着铁匠的遗言  
打造着人间的生活  
我们用酸甜苦辣的汁液  
认真地临摹  
直到大雪漫漫  
一口锅锁住井眼

## 人生经书

输入指纹  
十有八九打不开锁  
一扇门用电子眼  
狡黠地，与她对峙  
摊开双手，命运的掌纹  
沟壑纵横  
迂回千山万水  
她耗尽一生  
就为取一本人生的真经

## 现在，她牙齿脱落

走路趑趄  
滤镜下 巴分不清童年或暮年  
她的世界变得  
如针眼般大小  
刚好装下  
一本取回的人生经书

## 香樟树的春天

作为行道树

打开城市美学的章节  
山间旷野的风划过眉宇  
皴裂的皮肤  
像祖母的手接过风霜  
一个少女站在树下  
深深地呼吸  
她要带走  
整座城市的樟香  
以抵御乡愁  
春天啊，无眠遥想秋日  
匆忙地将枝头的小花  
兑换成星星  
镶嵌于伸展的绿幕  
而樟香是一把万能钥匙  
打开第九十九道城门  
迎面的樱花，桃花  
都许配了好人家

## 秋江垂钓

水彩站立成金字塔  
白鹭歇于枝条的蒲团  
念天地阔，江河远  
垂钓的人  
浓缩成句点  
情节正在发展  
手中的线  
拉伸成世上最窄的路  
仅适合鱼群游走  
水彩织着丝绸  
滑过江面  
垂钓的人  
一边取下上钩的鱼  
一边又从容地放生

谁都无法收走时间的长线  
一边垂钓生死  
一边将日月的诱饵  
撒向浩瀚的星河



# 秋韵

□ 彭健

## 白露

白露渐觉白藏深，芳径老红醉蛩吟。  
片片落叶叩禅心，风云商雨雨黄昏。

## 秋暑

八月暮收方回轡，南国独暑焉得扫？  
仲秋微霰廓廓高，冬初始渐歇空调。

## 苍枫

碧树老余叶更红，愿将颜色添秋爽，  
安得秋凉秋意浓，神清气爽与君同。

## 流光

昨日池草吐春芽，旋又秋水泻落花。  
空忆九夏庄周梦，岁暮衰柳数寒鸦。



画苑

新渔季(水彩画)

陆璐作品

# 朋友

□ 李春鹏

孔祥跟妻子晓晓商量买房的事。两人为首付款发愁，算来算去，还差个十来万。家里积蓄全搭上，两人住房公积金全取出来，两边父母的家底全掏出来，还差十来万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晓晓想了想，说：要不，打电话问问老朋友周凯律师，让他帮帮忙？

孔先生听了恍然大悟，夸晓晓这个思路比较靠谱。这借钱嘛，确实让人头疼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对方开口，人家理解你答应你还好，要是不答应，岂不碰一鼻子灰？甚至，向朋友借钱，结果借得连朋友都做不成了，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。不过，周凯是老朋友了，两家关系非同一般。多年前，晓晓是周凯所在律师事务所的会计，周凯夫人高颖应聘来到孔祥所在的学校教书，刚好与他一个办公室。一次闲聊，了解到孔祥单身，高颖便从中撮合，还真的成全了他们——两年后，晓晓成了孔太太。

不久，周凯要买房，孔祥对晓晓说：买房是小事，很少有找不到人借钱的。周凯他们也一样啊，只是没向我们开口罢了。我倒是有个想法，你帮着拿主意。晓晓要他说出来。孔祥就说：打电话，问问周凯、高颖眼下可

需要钱。晓晓惊疑之际，孔祥接着说：手头这点积蓄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妨先借给他们，等他们有钱了再还给我们。晓晓觉得这主意好，当即出声来：小瞧了你啊，亏你想得出来！

电话打过去，周凯高兴地说：太好了！正为钱的事发愁呢，亲戚朋友不少，愿意借钱的不多。你们呢，反倒主动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感动。本来看中了一百多平方米的大三房，只因钱不凑手，无奈之下，我和高颖正考虑要不要换个小三房算了。现在，有了你们这六万元，我们就没有顾虑了。

于是，周凯他们就定下了那个大面积的套房。跟着，他的律师执业风生水起，周凯逢人就说这是套房子买得好，给自己带来了好运气！不过半年，他不仅把那六万元还了，还买了一辆别克。再后来，别克换成奥迪A6，高颖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凯美瑞。一次聚会，周凯深有感慨地说，买房的人负担沉重，买车的人一身轻松。孔祥觉得难以理解，回家说给晓晓听。晓晓一语中的：这都不懂，不就是说他们自己嘛……晓晓提起这段往事，孔祥颇为得意，心想：他俩条件好了，借个十万八万，不就帮大忙了。他急切地对晓晓说：我来打这个电话

吧——

电话拨通，开了免提放茶几上。周凯问起房子情况：小区，面积，户型，朝向……孔祥一一告知，并特别强调这套房子是南北通透的跃式结构，套内面积超过130平方米，稀有品种，一房难求。孔祥急切地说：打这个电话，就是希望你们助一臂之力！周凯当即表示，本来很想帮这个忙，只是上个礼拜刚在金城订了一套四房大平层。积蓄花光不算，还四处举债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

周凯不住地道歉。孔祥大感意外，语无伦次地说：这样啊，这样啊。周凯说，要不你们稍微等等，过一两个月再买，到时候就可以帮到你们了。

“听出来了，人家一分钱没借，还要告诉你，他有远超你的赚钱能力。”电话一关，晓晓生气地说：“过一两个月，真的假的？过一两个月，哪里还有春苑的跃式房子？明明很失望，还要对他表示谢意！这朋友交的，唉，我都要哭了。”

家里还有一张三万元五年期国库券，遗憾的是还差半年才到期，去银行兑换利息损失很大，显然不合算。朋友当中，也就周凯情况好些。晓晓要孔祥打电话给周凯，希望他帮

忙接下国库券，先付本金，到期两家共享收益。谁知得到的答复却是，手头紧，真的帮不了这个忙。不过，问过家里几个姐妹，不计利息的话，可以接下来。这个说法，把孔祥和晓晓气得够呛。

春苑小区那个跃式房，最终还是咬咬牙买下来了。要签合同了，孔祥对晓晓说：头一回买房，签合同的事，要不要叫周凯过来，人家毕竟是律师，比我俩有经验，让他帮我们把把关。晓晓把桌子拍得啪啪响：作贱吧你，碰了几次壁，还不长点记性？

孔祥还是放心不下。他溜出去，躲到僻静处，掏出手机给周凯打电话，问他下午三点半能不能过来一下？为购房合同把把关。周凯在电话那端打着呵欠，说：昨晚熬了个通宵，上午又接着忙活。好累啊，自己刚躺到床上。

好像游泳的人，狠狠地让水给呛了一口。孔祥噤住了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他收起手机往家走，自己偷偷给周凯打电话的事，没有和晓晓说一个字。

小小说